



說郭目錄

身第一百十四

太清樓侍宴記

蔡京

延福宮曲宴記

李邦彥

保和殿曲宴記

蔡京

周秦行記

牛僧孺

東城老父傳

陳鴻祖

西臺勸哭記

謝翱

東陽夜怪錄

王洙

說郭目錄  
身第一百十四  
太清樓侍宴記  
延福宮曲宴記  
保和殿曲宴記  
周秦行記  
東城老父傳  
西臺勸哭記  
東陽夜怪錄

言  
冥通記

陶弘景

冥音錄

朱慶餘

三夢記

白行簡

古鏡記

王度

錦裙記

陸龜蒙

妍神記

梁元帝  
關

太清樓侍宴記

宋

蔡京

政和二年三月皇帝至制詔臣京宥過省愆復官就  
是就昭以是月八日開後苑晏清樓召臣執中臣候  
臣偲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娶中  
臣洵武臣侏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臣擊鞠乃是  
景福殿西序人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廊言  
者所謂金桂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夜入觀  
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聚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

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絕緣飾緣  
無文彩東西無谷又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  
翠南曰瑤林北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  
臨漪華渚沼坎有山殿曰雲華閣太寧左右躡道以  
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日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  
華之側有御書殿榜曰三洞瓊文之殿旁有種玉綠  
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王殿閣亭沼潔齊清虛雅素  
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  
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例排場下官人籠珠翠金

玉束帶乘扇拂無巾劍鉞執香毬擁御床以次立酒  
三行上顧謂郡臣曰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畧去苛  
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間已而羣臣盡醉京又爲皇  
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九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  
十已而皇帝自景龍江泛舟中天波溪至臣鳴鑾堂  
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叫曰妃答拜  
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  
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過鳴鑾固  
卑陋且家素窶空且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

爲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爲舉筋屢酌歡咲如  
家人有遣使瑪瑙大杯賜酒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  
賜左右妃亦酌酒遣賜道由臣堂視卧內嗟其弊惡  
步至之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  
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萬死上曰旣爲姻  
家置君臣禮當敘親上親酌手持橄欖以賜時屏內  
御坐妃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譁曰妃也妃顧起遽  
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遺貫妃壽上乃酌酒授  
貫妃飲竟上酌爲妃酬酒上調美味妃剖橙榴析芭

蕉分餘甘遣臣婢竟餘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  
奇必賜師相無頃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難感難  
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與貫語貫無臣言君臣相  
與古今無若者臣嗚咽嗟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  
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  
郡若此小人猶敢自昨日聶山對謝窮治彥純已覺  
其離間故罷山以事關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  
織羅耳亟索紙卽屏上詔草釋彥純聶山知安州上  
自命酒使貫陪遂醉諸孫掖出

莊綽曰京之叙致醜縷如此不特欲誇耀於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而榮也適足以爲國家之辱焉特以其居上露土木賜紫羅萬疋使治轡幕而京之獻遺方數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畚發之究治皆權貨賂錢也所謂天波溪者由景寶錄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淫言蔡相居中人不美萬乘官家渠底串是也

延福宮曲宴記

宋 李邦彥

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承宇文粹中以示異恩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殺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應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彷彿上遣殿中監察行諭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地但飲食自如食味裹實自當携歸酒五行以碧玉盞宣諭侍宴諸

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憇於殿門  
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陛金碧詢耀  
隔在雲霄間設衢尊鈞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  
繼以歌頌示天子與民同樂之意侈太平之盛事次  
詣穆清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閣  
東西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崆  
峒入至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焜  
煌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笋珍異如海陸羞脯  
又與睿謨不司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縱觀上詣保

和殿謂學士蔡條曰引二翰苑子細看一一說與諄  
語再三次詣成平殿鳳竹龍燈燦然如畫奇偉萬狀  
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沸少頃白  
乳浮盞面如疎星淡月顧諸臣曰此自烹茶飲畢皆  
頓首謝旣而命坐酒行無筭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  
躑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盡  
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  
志可以盡載此事臣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  
舟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醕復顧臣某曰李承旨

善飲仍數被特旨進飲夜分而罷

保和殿曲宴記

宋 蔡京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燕  
王僕臣楚王似臣嘉玉臣楷臣嗣臣濮臣王仲理臣  
童貫臣馮熙載臣蔡攸臣蔡條臣蔡脩宴保和殿由  
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茶蘼架至大寧  
閣登層巒凌霄鸞鳳垂雲亭景物滿前林木蔽蔭徧  
歷竒勝始至保和殿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綵  
繪飾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蒼鬱中楹置



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器左挾閣白妙  
有設古今儒書子史楮墨名畫右挾閣曰宣 設道  
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登稽  
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遠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秘古  
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尊卣敦盤  
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欵識而駭見上親指示爲  
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天真閣凝得殿  
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翠  
翹閣諸處賜茶至今眞閣上御手注湯擊出乳花盈

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震  
惕惶怖豈敢啜之上口可少休息乃出瑤林殿中賜  
馮皓傳旨留題殿壁論臣筆墨已具乃題曰瓊瑤錯  
亂乃成林檎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  
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作樂坐間賜荔子黃橙  
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撥分賜酒五行始  
休許至玉真軒軒在保和西南廡卽安妃妝閣命使  
傳旨曰雅宴酒酬添逸興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賡  
補成篇臣卽題曰保和新殿雨秋暉詔許塵凡到綺

傳和由宴詩  
闡方是時人自謂得見妃矣既而但見畫像挂西垣  
臣卽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卽見丹青不見  
人月裡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召  
臣至玉華閣上持詩曰因卿有詩况姻家有當見禮  
臣曰頃緣葭莩以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  
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叙謝妃答拜  
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  
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答不審酬酢可否於是特瓶  
注酒授使以進再坐徹去童女羯鼓御侍奏細樂作  
蘭陵王楊州散酬勸交錯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  
聞高卑日且暮久勤聖躬人心不安上曰不醉無歸  
更勸迭送酒行無筭臣又奏曰樂奏續紛酒觴交錯  
方事宴飲上及故老若朋友相與御杯接慇懃之勸  
道舊論新故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  
今日宴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籌衆前奏丐  
罷退十三日臣京序

周秦行紀

唐 牛僧孺

余真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阜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闍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

周秦行紀  
牛僧孺

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  
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  
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  
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苑下將  
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  
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  
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玃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  
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  
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

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  
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  
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  
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  
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  
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  
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  
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燿旁視不  
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

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

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

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

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

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

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

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

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

人呼玄宗多日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

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

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名也

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為誰余對

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

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

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

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

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

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

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  
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  
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日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  
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  
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  
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  
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  
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  
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

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  
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  
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  
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  
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  
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  
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  
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  
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

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  
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  
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  
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  
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  
韓單于復爲株索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  
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  
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  
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  
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  
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  
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  
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  
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  
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 周秦行紀論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  
其言而知其內觀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大牢

氏涼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

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  
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  
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  
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  
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  
皆遭巫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  
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  
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于狂顛及

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  
戰可謂無禮于其君甚矣懷異志于圖讖明矣余  
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故貶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  
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  
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麟  
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便彭源程趙郡  
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讐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  
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



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  
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  
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  
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  
是流薄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  
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于太牢愛  
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  
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于國亦余大罪也儻  
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

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于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  
寘于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于二百四十年  
後嘻余致君之道分隔于明時嫉惡之心敢辜于  
早歲因援毫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是書本李贄皇門人韋瓘所撰而嫁其名于牛相  
思黯贄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寘之族滅  
且曰太牢以姓應讖文屢有異志又曰太牢貶而  
復用豈王者不死乎噫不至是也思黯亦一代奇  
才特以持論堅癖遂與正士爲仇豈誠有田常魏

操之心者衛公斯言母乃溺于朋黨之偏乎故余嘗謂士君子于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如漢之議鹽鐵者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而爲黨如牛李者嗟夫其始一話言之忤而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陷延蔓數十百年而不已亦可悲哉吾于斯傳也重有感焉于是乎書于遠志

東城老父傳

唐 陳鴻祖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宜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

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  
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  
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  
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  
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  
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  
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  
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  
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

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  
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  
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塋雍州縣官  
爲塋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  
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  
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  
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  
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  
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

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日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敘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旣決。强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干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

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鬪雞兆亂于太平矣。上心不悞。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踏道。穿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

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頓不復得入  
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  
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  
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  
運平往東市海池立隋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  
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  
佛舍植美草甘木書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  
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  
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栢百株構小舍居

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  
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  
取備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遇  
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  
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  
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  
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  
中  
穎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開  
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

齊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  
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  
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  
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  
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  
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  
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  
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庸調縉布駕鞞連軌空入  
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

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  
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  
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  
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鄰間有  
人禳病法用阜布一疋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  
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  
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  
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  
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

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  
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  
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  
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窮盧東臣  
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朝會視之禮容  
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  
畱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  
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  
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洪邁曰讀此傳玄宗全盛儼然在目至寫昌一段  
去國失寵尤足寓悽感也

登西臺慟哭記

宋 謝翱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  
別公章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  
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  
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  
每一動念卽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  
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  
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



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  
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  
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憇祠  
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  
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  
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  
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睽焉若失復  
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浥淖鬱氣薄林木若  
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  
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  
歌闕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惜復登東臺撫蒼石還  
憇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  
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  
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  
風雪別甲于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  
濟旣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余曰嗚呼阮步  
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

西臺博異記  
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嘗  
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  
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  
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  
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臯羽倜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  
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  
禹窆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  
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  
石歌招魂之詞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  
悲也

東陽夜怪錄

唐 王洙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  
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  
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  
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  
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  
月八日東還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曠不知時之早  
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

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東出縣郭門則  
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  
既悉令前云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  
所留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  
里有下鵝林月光依微畧辨佛廟自虛啟扉投身突  
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北有住僧將求委焉  
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  
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  
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  
適僮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  
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  
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輟所藉芻藁  
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旣窮聞此內亦甚喜乃問  
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旣接恩容還  
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  
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  
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  
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  
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

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  
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大極好雪師  
丈在否高公未應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  
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  
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  
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  
請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  
映雪彷彿若見着阜裘者背及肋有塔白補處其人  
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踽踽音然犯雪昏夜止此自

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  
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  
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  
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  
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  
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  
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卽聞人詠師丈聚  
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  
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

雪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  
 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吐眩眸胎尤所不測高  
 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峰  
 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  
 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  
 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於維繫巍  
 巍道德可為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敢  
 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  
 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

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驅意在

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

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

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

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

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

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著鞭相逢

盡是塵中老具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

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羈情合座咸曰大

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穎川况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謝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灸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慙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朶願謂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佳話可以忘於饑渴祗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

軌轍攻城曠土為已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觸起

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何門而

得離火宅亦用車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

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

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為正覺覺當為角覺

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

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

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

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岍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

存性錄  
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秘咳唾之餘思不吟  
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情事則難  
於固違况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  
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抉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  
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  
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  
雙峰爲有闍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  
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  
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

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  
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  
頗負俊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

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峙

此處地名  
苟家嘴也

詠雪有獻曹

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汚泥高鑿耳因吟詩曰  
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  
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  
因難僕云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尙有  
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



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

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事見今古注

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

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

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

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偽

為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

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

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

在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

與之分非淺何為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遂

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噓耳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

鸞綵臨場定鵲拳正思仙仗日翹首御樓前養鬪形

如水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為脫田

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

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

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

底臧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

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因此當異時之  
 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  
 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貽伊戚  
 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  
 秦感甯生候驚丞相喘川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  
 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  
 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  
 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  
 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

頭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  
 處匪遙莫往莫來安川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  
 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  
 欲訪胄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  
 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拉胄  
 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  
 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為人甚有爪距頗聞潔廉善  
 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  
 立與胄氏相攜而來及門警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

曰天生苗介立闔伯比之胄下得姓於楚遠祖芈皇

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禮經

謂郊持牲人  
蜡迎虎迎猫

柰何

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  
狎稚子寧守酒旗諛伺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  
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  
日視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慙  
食肉主恩深日晏蟠桃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  
將好爵動吾心白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  
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爲我盤狐衷如

辰陽此房於吾殊所乖闕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  
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世父  
實與向家芈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  
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  
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  
與自虛相見初瞻瞻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  
瓠次日藏立自虛亦稱姓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  
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於各族上參列宿親密內  
達肝膽况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

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  
 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忤  
 今不得已塵污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  
 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兎皆變為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  
 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歛躬謝  
 曰藏瓠幽螫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繆當  
 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佳什不  
 暇自念已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游刃中  
 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

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庖氏為讎惡聞發矧  
 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  
 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  
 猛虎所以見機或為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  
 廢斯義也去文不才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  
 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  
 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顧曾無寵鶴心秋  
 草歐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  
 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臆

錚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窻臊穢撲  
鼻雖宰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  
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攬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  
隅鞍韉被雪馬則齧莫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  
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馳一貼腹跪足僂耳齧口自  
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  
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  
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馬前及設像  
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

處土人曾以麥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猶兒  
眠於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  
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  
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  
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蹄  
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闔村悉輦糞於此蘊崇自虛  
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脾  
脫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開徑雪  
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

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  
叟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  
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  
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  
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瘖  
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  
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語者犬  
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  
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

日

冥通記

梁陶弘景

夏至日未中少許在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  
 下簾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  
 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戴蟬  
 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擊囊擊囊作龍頭足  
 著兩頭烏烏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二  
 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髻紫衫青袴履縛袴  
 極緩三人著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



可識又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鞮悉有所執一人挾  
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  
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繖狀如  
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黑色極長人  
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書  
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縷如荻子但  
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  
入戶便皺面去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案子時  
筆及約尺悉在案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間

左右那不將儿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  
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  
未答仍問曰今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  
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  
人莫恒貪眠又簽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  
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  
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  
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堰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  
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



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幽冥爲勝今

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日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烝

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

是姨母間裸子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

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洩慢

其輩無知事延家主卿姨病源乃重雖不能致斃亦

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為治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

得除答曰不可即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為耳腹中亦

有卒可差別當向卿言令春等去便下堦而滅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

鬚鬢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頰狀甚可愛著芙蓉

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朱青黃白相雜

廁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

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

君用爾為丞已遣丞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

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修道之方可從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冥音錄

唐朱慶餘

唐朱慶餘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  
 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  
 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  
 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  
 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  
 有女弟薩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  
 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

適邑人丁亥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  
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  
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  
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  
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  
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夢寐驚  
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  
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  
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

中以筆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  
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  
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  
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  
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  
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  
當獲大譴亦上累於王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  
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  
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

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

怨幽幽然鴉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樂

正商調三 斛林歎 分絃調四 秦王賞金歌 小石調二

廣陵散 正商調二 行路難 正商調二 上江虹 正商調

疊 晉城仙 小石調二 絲竹賞金歌 小石調二 紅腮影

雙柱調 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

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等每宴飲即飛毬舞盞為

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

首甚美醜訶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

和之勅秘其詞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

提地府當有人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異路人鬼道

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

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

州白府刺史崔壽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搶縱可

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眾樂合之則宮商調殊

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

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

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

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  
尋卒

三夢記

唐 白行簡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  
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  
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  
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  
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  
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  
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

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壘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敘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劔外踰句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

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旬同自亳入秦宿潼關

三夢記  
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  
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  
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客質  
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  
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  
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醕  
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  
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  
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  
矣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  
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  
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  
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  
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  
張氏于西廊幃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  
約釵鈿照耀旣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



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  
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  
又呼曰尚書來未有識者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  
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  
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署酒酣王并州見張  
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  
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與  
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  
或遺乃令口受吟詩鬟梳嫵伯學宮妝獨立閑庭納  
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  
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尚  
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  
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  
是因卧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  
曰且須膏沐澡淪母聽良久艷妝盛色而至食畢乃  
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  
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古鏡記

隋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  
 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  
 徑八寸鼻作騏驎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  
 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  
 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  
 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  
 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

古鏡記

一

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

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旣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

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

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諛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卧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恠歎未

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畫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

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  
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  
欲以著筮一斷 亡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  
自揲布卦卦訖 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  
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  
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  
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  
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  
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

傳亦具言其事於本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  
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  
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爲具食  
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  
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  
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  
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  
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  
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

徹墻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與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

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冥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鎗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實之妖恠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饑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

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水着體冷徹  
腑臟卽時熱定至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  
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匣中冷然自  
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恠明早龍駒來謂度  
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  
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  
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柰何使我反天救物且  
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恠因此誌之  
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

合承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徃之策度止之  
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  
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  
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  
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  
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  
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  
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  
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



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實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箴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潤白鬚眉長黑而矧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徃徃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恠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矧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

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人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觜尖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

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  
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  
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  
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  
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  
渡黃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渡湧舟子失容慮  
有覆沒勸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  
斂波濤遠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躡山趨芳嶺或  
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

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  
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  
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  
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  
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  
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  
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  
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  
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

陽七代孫有況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恠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設榻爲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閤子每至日晚卽靚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閤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柰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閤子之處其閤

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畫日先刻斷窓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粧梳入閤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窓櫺子持鏡入閤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

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奇  
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  
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  
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便  
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  
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  
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勣不  
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  
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織遠俄而漸  
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記錦裾

唐 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棺寺  
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奇  
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  
下濶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  
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葶藶輩右有  
一鸚鵡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  
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

言金衣  
鈿點綴其中微雲瓌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虹流  
烟墮霧春草夾逕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  
丹浸漏藥粉塗染盪緼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  
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  
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繒  
綵下制綾尚仍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  
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  
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于錦裾之  
後俾善詩者賦之

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  
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顓所損臂脚塑像  
惜無文筆如龜蒙紀之者



